說苑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說苑

(三)

劉向撰
楊以湟校

說苑卷十六

說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使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欲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爲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臥者不能蚤起也.

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不富無以爲大.不予無以合親.親疎則害.失衆則敗.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
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不修其身。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太廢。
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爲全也。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士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于前。棄而爲不善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洩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間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爲以其時。則無不成。
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蹙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取長。才賢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廢。
士不以利移。不爲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僞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

死之衣雖弊行必修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爲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必貴以賤爲本必高以下爲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柏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絕江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制宅名子足以觀士利不兼賞不倍忽忽之謀不可爲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噎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卻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無從蠹蝝仆柱梁蚊蝱走牛羊謁問析辭勿應怪言虛說勿稱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無以淫佚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爲名無以貴富驕盈喜怒不當是謂不明暴虛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葭而翔以備矰弋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下無私輕重自得蓬生枲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皆黑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休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無不爲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見也力勝貧謹勝禍愼勝害戒勝災爲善者天報以德爲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謗道己者心

之罪也。尊賢已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爲也。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爲善者得道。爲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務僞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爲草。以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不早。夫有禮者相爲死。無禮者亦相爲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陵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爲。愼終如始。常以爲戒。戰戰慄慄日愼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衆異。

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圜。禍之門。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圜。不可與長存。愼之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脣亡而齒寒。河水崩其懷。在山毒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己於弱。富在知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慢事者後憂。福在受諫。存之所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謗。慈仁愛人。必受其賞。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當。爲百姓謗。悔在於妄。患在於先唱。

蒲且修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嗥。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遊故能化。德以純事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爲善不直。必終其曲。爲醜不釋。必終其惡。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在前。用兵在後。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坎井無龜鼈者。隘也。園中無修林者。小也。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請絕易。請人絕難。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爲聲。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來。己自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潰從蟻穴。山以小陁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爲興。水火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田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知冰。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爲仁。因道易以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爲尊。以屈爲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則不樂。

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者責大。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聽口目。

曾子曰。鷹鸇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己．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愼乎．故荊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蠋欲類蠶蟬．欲類蛇．人見蛇蠋．莫不身灑然．女工修蠶．漁者持蟬．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漁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饑渴死者中不克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淸淨無爲．血氣乃平．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卻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譽不能獨爲聲．影不能倍曲爲直．物必以其類及．故君子愼言出己．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爲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議．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恥也衆人以毀形爲恥君子以毀義爲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爲量事人以老爲程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猶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殺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得行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爲取也不知與之爲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恥弗爲而自至天下未有

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而世莫可爲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爲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而民不去散矣。
默無過言。慤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猴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水而驁。處地宜也。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說苑卷十七

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強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弟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孰以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爲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世之亂憂主之危以無貲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爲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爲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之謂也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嘆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偸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儉危閉塞。無可從出者。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爲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也。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刖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都人。及爲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鐘而友益親。自南宮頃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執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廚人亡炙。邊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

小者亦忘大也

淳于髡謂孟子曰。先名實者。爲人者也。後名實者。自爲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思、子庚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於外。爲其事無其功。髡未睹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矣。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用。從祭膰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其不善者以爲爲肉也。其善者以爲爲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故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得識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檝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塼。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驊騮。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鏌鋣。拂鍾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

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甘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爲王者之說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騄駬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貍干將爲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衆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矢而發已射五步之內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觚不可爲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爲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爲顯士

麋鹿成羣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鸇不擊衆人成聚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於鰌鱓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翠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恥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管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

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況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愠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勾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與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

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尙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乎．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荊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而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

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愼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辟聲鑑不辟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鼓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萋萋黍泥泥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昔者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敢過。黿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尙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貴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己。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愼於持身。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益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愼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愼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愼乎。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趼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愼

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乎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巃嵸崔嵬。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羣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道吾問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然多所

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卽善矣出於害人卽不善也道吾曰善哉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

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愼擇人在其間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說苑卷十八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宮名別。其根莖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欃槍彗孛。旬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

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雊雉暴風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見。蝗蟲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茀大角。大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即位。日月薄蝕。山林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羣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南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

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
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栢常騫曰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栢常騫曰臣請攘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爲君攘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牝爲陰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縈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崩聵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右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臏而後能行三年顑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

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六黍爲一豆。六豆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重一石。千二百黍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麏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乎然後處。不羣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卽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鶵。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嘴。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隨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

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

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照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知。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間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鶺鴒。鳳皇來儀。此之謂也。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二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神明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宗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

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己父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闚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袪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袪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羣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爲釐姓。在虞夏

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愼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如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厲鬼也。子產曰。君子明子爲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

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是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已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瘳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頓首覺召史嚚占之嚚曰如君之言則虐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己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虢乃亡

晉平公築虒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馮焉不然民聽之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鼷鼠鼷鼠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爲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

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烏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烏爲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屠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爲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寅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小之巫官。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絕。獵谷之老人。張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疾去。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人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醫者曰苗

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醫也。搦腦髓。束肓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掩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濕。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塡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禱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囘也。孔子曰。囘何爲而叱。囘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囘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囘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父。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

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說苑卷十九

修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黼.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厝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嬰胄

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弒其君子力多則弒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爲上客終日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行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鉅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准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衍衍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脩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纁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纁二兩加束修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纁。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纁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同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與執轡女乃升。與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纁。不珍之束修。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

在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爲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

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二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大一作）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正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天子以鬯爲贊。鬯者百香（一作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贊。諸侯以圭爲贊。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贊。卿以羔爲贊。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爲贊。大夫以鴈爲贊。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贊。士以雉爲贊。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贊。庶人以鶩爲贊。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贊。贊者所以質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弒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伐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飭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

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羣。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擾。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羣佐羣止則百姓畋獵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殀天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皐陶爲大理乎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倕爲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十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肅愼東至長夷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飧兮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唅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縵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

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唅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賵唅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修棺椁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壙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

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爲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應

古者有喜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苣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苣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道也師大敗亦然

齋者思其君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爲也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將入戶儼然若有見乎其容盤旋出戶喟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嗜欲好惡不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禘者諦也祫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方興未登愦愦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鍾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

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爲樂至於此。

黃帝詔伶倫作爲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九寸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黃鍾微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爲宮獨尊。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大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

聖人作爲鞉鼓控揭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然後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此所以獻酢酬酳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鞞之聲懽懽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鞞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攝。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漫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

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習於聽．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飭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聲感者．其聲嘵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

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音亂則無法。無法之音。官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代相凌。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衞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愼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鍾聲。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樂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恭而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成容好之聲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聲動人而怒氣應之。鄭衞之聲動人而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愼其所以動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

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無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人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說苑卷二十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自專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

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鬬之患起。爭鬬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

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衞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懌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眞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敝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傻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綉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

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卽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度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鋼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鐘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朐山界中以爲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綿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鍾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尙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喑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

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十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卽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

秦穆公閑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鉶。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

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而建九傲。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爲由余請期以疎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埶與其地利。既以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郤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隣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愈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爲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爲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

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積。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之齊國儉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作一本忌慙而退。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魯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囿尚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

其所治之民乎。

衞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衞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爲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僛僛。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倮葬以反吾眞。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倮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爲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兢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其眞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

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倮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槨葛藟爲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尙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倮葬也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甌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子貢問子石子石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

不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縞爲冠也而越人徙跣剪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

右劉向說苑二十卷。隋唐志及通考卷數並同。崇文書目祇存五卷。餘並亡。後曾子固校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與崇文舊書五篇合爲二十卷。而爲之序。大略謂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或不當於理。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又謂其狗物者多。自爲者少。所論過刻。誠有如何氏所譏。但其所采春秋時事。亦實多牴牾。如謂咎犯以樂見晉平公。石乞侍坐於屈建。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孔子使人往視。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上書求見。王伯厚已斥其述紀之誤。（見困學紀聞。）不惟此也。其言楚昭王問太史州黎。韓武子謂欒懷子。叔向聞殺萇宏。左史倚相諫楚莊王。皆前後不同時。又以狐突自殺在獻公卒時。舟之僑作龍蛇詩同介子推。羊舌虎爲善樂達字譌。（當是欒逞。）皆與左傳不合。而言屠岸賈事全同史記。其尤可怪者。則言秦始皇謀禪天下。以鮑白令之諫罷。（見至公篇。）又盧生侯生既亡。後得侯生侯生歷數始皇過失。始皇默然。遂釋不誅。（見反質篇。）俱與史記大異。向距漢初不遠。必非無據而爲此說。故特表之。以廣井魚之聽矣。此書自曾氏校正後。頗無殘缺。今叢書本間有以上下章誤合爲一者。亦祇略爲乙正。未另編次。汝上王謨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說苑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劉向
校者 楊以漚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街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定價 錢